



哲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理解事件的真相，更重要的是引領人們對事件的介入，參與事件的緣起，掌握事件的發生，改變事件的走向。

哲學不是一場對話

黃鳳祝

二〇一七年內地翻譯出版了法國哲學家巴迪歐 (Alain Badiou) 和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 (Slavoj Žižek) 的對話錄《當下的哲學》(Philosophie und Aktualität)。這本小冊子是二〇〇四年兩位學者在維也納一次講座的記錄，講座的主題是當下哲學的困境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哲學家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觀察、看法、建議以及對政治的介入，受到世人的高度關注。但是步入二十一世紀，哲學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，日常的消費事件和

明星事件取代了人們對哲學事件和對人存在的關注。為了重新喚起人們對哲學的興趣，巴迪歐和齊澤克呼籲哲學研究加強對社會和政治事件的介入：哲學不是一場對話，而是一種行動，是對當下情景和事件的介入。在這次對話中，他們都強調了「事件哲學」對當下現實的重要性。

關於事件 (Ereignis) 的概念

事件的形成 (ereignen) 源自八世紀的古德語，又作 irougen，意為「vor Augen stellen」，中文可以譯為「置於眼前」。ereignen 是從 ouga 即「Auge」（眼睛）引申而來，ereignen 可以譯為「眼見為是」（眼見為實）。

法美兩地學者在譯介海德格爾著作或探討事件哲學時，通常把 Ereignis 譯為「事件」(eventment, event)。另有譯為：enowning)。許多中文譯者認為「事件」無法表達海德格爾的原意，嘗試尋求更為貼切的表達，諸如「大道」、「本有」、「自在起來」、「本成」、「事務」、「本然」、「成己」、「自身的緣發生」或「自身的緣構發生」等。這些譯法是基於「eigenen」的字源引申出來的，意為「自己的」；而非從「ereignen」的字源來解讀海德格爾 Ereignis 的根本意義，即把事物置於眼前，令其可見。上述中譯用複雜取代簡單，可能導致更多誤解。

事件是生成的，而非本有，上帝才是「本有」，本有就是無，不是存在物。《聖經·創世記》指出：上帝在虛無中創造，事物由此獲得其存在。上帝創世是世界的第一開端。在創世過程中，本有（無）是上帝。通過上帝的介入，才會發生創世事件。上帝是從空無中創造世界。現實生活中交通事故的發生，存在着人（主體）、車輛、道路和交通規則等這些「本有」

（實體）。由於人（主體）的介入才發生事故。這種事故，是人介入而發生的事件（Ereignis）。如果把 Ereignis 譯為大道或本有，就會把「事件」變成「實體」。在這裏，事件指向不是實體的「本有」，而是一種生成（Werden）的過程，是在已存在的條件中產生的，現實事件可以溯源。上帝（超物質和精神的本有）則是無源可溯。祂不在世界中存在，也不存在。但世界上的存在物（物質和精神的本有），如交通事件，則可以溯源。

在此，我們可以將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大類：神學事件（超物質和精神事件）、自然事件（物質性事件）和人文事件（非物質性事件）。自然事件的發生不受主觀意志的影響；神學事件也不受主體的左右，人是無法介入的，事件的發生完全由上帝來決定；只有人文事件可以受人的支配和介入。在事件哲學中，海德格爾注重研究神、自然、人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事件的發生，巴迪歐和齊澤克關注人文事件的發生，並呼籲人的介入。

事件哲學的起源

事實上，每種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合理性，但不一定合乎道德性和人道。技術促使物質性的事件轉向，使之為人可用。哲學的功能就是促使非物質性的事件，從

「不合理」轉向「合理性」。

事件哲學是從黑格爾的生成哲學發展而來的。黑格爾用虛無（Nichts）、生成（Werden）和存在（Sein）解釋世界的生成和發展，用理念代替上帝作為事物的本體，解釋事件產生的動力。通過事件（Geschehen 或 Ereignis）的辯證發展，存在得以生成，即理念或抽象精神得以外化，並發展成為具體的精神，最終回歸絕對精神。

海德格爾受到黑格爾的影響，在晚年建立了自己的事件哲學。海德格爾全集第六十五卷《哲學論稿：關於事件》、第七十卷《開端》和第七十一卷《事件》，探討的主題都屬於「事件」的範疇。在他的事件哲學話語中，上帝不是一個存在者。他把諸神和最後的上帝作為緣起的本體，用來解釋事件和第一開端。海德格爾是一位基督徒，而非無神論者。雖然他從未明確表明，上帝是存在的本體，但是人們可以從其文本中隱約地感知，在他的哲學深處，有一個上帝作為其哲學的本體，只是他不願在存在哲學中，把上帝直接展示出來。上帝不是緣起事件中的一種存在，而是第一緣起的本體，非存在的本有。不受緣起事件的支配。祂是「第一事件」和「第一開端」的推動者。其他事件和開端，通過存在的情勢和緣起而發生。海德格爾把

上帝當作存在的依據，而其他緣起事件則是一種存在的啟示或語言。

一九六六年海德格爾在接受德國《明鏡》（Der Spiegel）周刊訪問時，曾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只有一個上帝能拯救我們。」他認為上帝是不能被想像出來的，人只能在沒落中喚起期待，並為上帝的出現作準備。世界之為現在這個樣子，不是人可以做到的，但是沒有人的此在也是無法做到的。存在，需要人和啟示，使之形成，並得以維繫。在此，海德格爾表達了一個看法：存在需要人，通過事件的啟示，等待上帝的到來。即人通過事件的發生，才能回歸到上帝身旁。海德格爾的回歸上帝，是黑格爾回歸絕對精神的改良版本。

巴迪歐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則，創建了自己的事件哲學。他對事件哲學的研究，集中關注人文事件；海德格爾的「事件哲學」更多關注「神學事件」和「自然事件」。巴迪歐的事件哲學雖然與海德格爾存在一定的差異，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。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只有通過事件（Ereignis）才能成為此在，即人的存在是有時空性的存在（非在—事件—此在），是事件使此在得以存在。事件是一個非在的存在，在發生後，事件就消失了，所以事件的真相不可言

說，就如萊布尼茨的「不可認知的原理」。但是巴迪歐認為必須把它說清楚。巴迪歐用數學取代黑格爾的理念和海德格爾的上帝，作為事件的本體，即用集合理論來解釋事件的屬性。

哲學不是一場對話

在《當下的哲學》齊澤克闡述了一個觀點：哲學不是一場對話。這一表述主要針對蘇格拉底。蘇格拉底嘗試通過對話尋找真相。齊澤克認為，所謂成功的對話從不存在：亞里士多德沒有正確理解柏拉圖，黑格爾並不理解康德，海德格爾不曾理解任何人。在齊澤克看來，當下歐洲需要的不是哲學的對話，而是哲學家對社會事件的介入和對歐洲公共空間的投入。

當人們問及某些事件，通常不是要哲學家提供公共意見，而是問題本身就預設了導向。例如在反恐問題上，人們是否應該用自由換取安全？這種提法涉及虛假概念的問題。又如二〇〇三年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呼籲建立一個「新的歐洲」，在齊澤克看來，這些主張只是在概念上做文章，用虛擬的現實構建虛擬的概念，並不利用歐洲的民主。作為哲學家，應該放棄概念上的虛偽爭論，回歸現實和事件本身，尋求對社會問題的真正理解。歐洲當下的社會問題，不是建立歐洲民主或是實現歐洲

普選就可以解決的，當務之急是尋找新型民主的出路。

德國思想界在傳統上更多關注社會秩序的安定，而忽略對正義的研究。歌德說，在無序與不義之間，寧願選擇不義，也不要無序。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哲學，主要探討世界秩序，對正義和道德的探討，只是邊緣問題。

在《當下的哲學》一書中，齊澤克指出，哲學家不應屈服於現實，而應主動投身社會的公共領域。在歐洲，許多人認識到資本主義發展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，他們反對資本主義，但是不反對議會民主，認為不存在比之更優越的制度。齊澤克認為，資本主義正是利用議會民主掌控社會的命運，而大部分歐洲民眾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。

巴迪歐和齊澤克提出，人必須脫離被建構的人和被規範的主體性，脫離人道主義主導的語言進行思考的主體模式，改用其他語言——進入「非人」(Inhuman)的環境——來思考人、思考問題。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建構，但是哲學的目的不應只是為了加強這種建構，如此哲學的功能就會淪為保存、傳播和強化已被建立的的人性。哲學必須克服人道主義的同情，去追求一種「非人」的關注。只有在「非人」身上，才能找到人的普遍性和獨

一性。巴迪歐和齊澤克所指的「非人」，與海德格爾的「常人」相對立。常人是受事件規範的人和客體，對事件不起任何作用。「非人」則是參與事件、在事件中發揮作用的人。

事件哲學的旨趣，在於要求人積極地介入社會事件，使不可見的事件在人的眼前得到清晰的展示(揭弊)。用《心經》的語言來說，就是：揭諦揭諦！波羅揭諦！事件的發生和事物的產生，有的是可見的，有的是不可見的。不可見，並不代表不存在、無法理解或是無法左右。雖然緣起的情勢在事件發生後就會消失，我們再也無法捕捉情勢的真實，但是人能夠通過事件發生後生成的存在物，來理解事物的真實。人作為此在，是事件中的產物，亦是事件中的主體。這個主體在哲學事件和自然事件中只能作為「常人」，無法起到任何作用。但是人可以在人文事件中發揮作用。個體如果不想成為事件中被規範的「常人」，就必須在人文事件中發揮積極作用，使自己不再成為他的工具。哲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理解事件的真相，更重要的是引領人們對事件的介入，參與事件的緣起，掌握事件的發生，改變事件的走向。

(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)

◎